

上灘河運

內容提要

這裏選的九個短篇，都是反映今日農村生產與生活的作品。《紅旗》、《運河灘上》、《未婚妻》、《瓜園》和《年底》五篇，是寫農民在生產中，受到集體主義的教育，新的道德品質不斷成長。《播種》和《根瘤菌》是寫農業生產上先進與保守思想的鬥爭。《七月雨》是寫一個有本位主義思想的農民，經過教育而轉變的故事。《媒婆》反映了農村中婚姻問題上的思想鬥爭。

書號：6013

運河灘上（短篇小說集）

作者：劉紹棠等

出版者：華北人民出版社

（北京香餌胡同七十三號）

發行者：新華書店華北總分店

印刷者：北京日報印刷二廠

1—20,000

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初版

本書75,000字

前言

國家已經公佈了總路綫，在總路綫的燈塔照耀下，我們的國家和社會就要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去了。在此過程中，文學藝術要担负着以總路綫的精神教育人民羣衆的責任。爲此，文學作品就要反映在社會主義改造中出現的新人物和新思想，批判落後的事物和思想，使作品充滿社會主義的教育內容，才能使廣大羣衆得到學習與改造，從思想上推動他們前進。

在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中，教育廣大農民是個嚴重問題。當前農業改造中，個體與集體思想的矛盾，具體反映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意義。因之，我們特別應該耐心地向農民宣傳國家的總路綫總任務，告訴他們應走的道路和走法，應該學習什麼和克服什麼。『運河灘上』是在這個意義下編輯的。

『運河灘上』共選輯了在天津日報文藝周刊上發表過的九篇小說，這些作品都是反映今日農村中新的道德品質的成長，互助合作給農民帶來幸福的生活；也反映了新舊思想的鬥爭。在『紅旗』、『根瘤菌』、『播種』、『未婚妻』等篇裏，都把農業生產中

的集體與單幹思想的矛盾，先進與保守思想的鬥爭做了比較好的描寫。這些作品，不但幫助讀者認識今日農村新面貌，更主要的是指出農民應走互助合作的道路。

本書中，每篇作品的作者，都注意了作品的政治思想性，但不是作抽象的政治說教，而是通過人物的刻畫來感動讀者。文學作品最大的特點，是要給讀者以具體生動的感覺，並以此去說服人，不然，就不成爲藝術作品了。周揚同志在全國第二次文代大會的報告中說：『文學藝術區別於其他觀念形態的根本特點是藉助於形象來表達思想，沒有形象，就沒有藝術，而形象是只能從生活中吸取來的。』本書作者一般是注意了這點的，他們從生活中塑造了形象，並使塑造的形象有性格、有生命，成爲活生生的人物。如：『紅旗』中的玉環子，就是一個躍躍於紙上的典型人物，她誠懇、熱心地領導着互助組，不但搞好生產，還具體地幫助、教育了單幹農民。此外，『運河灘上』的何梅子等人物，『根瘤菌』的玉珍、『未婚妻』中的劉玉蘭和孫連和等等，作者都賦予了生命，使之有血有肉，讀後，如見其人。『七月雨』中的老福，雖有着本位觀點，但在描寫他時，並沒醜化勞動人民，而寫他認清自己錯誤，轉變得親切可愛。這些作品，洋溢着生活氣息，生活雖然平凡，但讀起來親切感人。

本書的作者，大多是青年，他們具有朝氣蓬勃的精神，也正像他們的作品一樣，給

我們的文藝界展開了美好的希望。當然，他們跟今天成熟的作家相比，還有着一定距離，因為他們畢竟還年輕。但單從他們熱愛生活，忠實地反映了生活，寫出了他們的理想，這已是很可喜的了。至於他們的作品裏還存在的缺點，是可以在不斷成長中克服的。我們想，讀者不會在這方面作過高的要求吧。

這個集子之所以能够出版，首先應感謝天津日報文藝周刊的同志協助。

今後，本社還要繼續出版這樣的集子，因此，希望讀者給我們提供意見，以便使這一工作有所改進，這是我們的希望。

目錄

前言

紅旗	從維熙一
運河灘上	劉紹棠一九
未婚妻	吳夢起二五
瓜園	韓映山六
播種	華路九
年底	房樹民九〇
根瘤菌	吳夢起一二三
七月雨	從維熙二二
媒婆	韓映山三五

紅 旗

從維熙

雞叫三遍，迷迷濛濛雞蛋青似的東方天邊，吐出一縷嫩紅。

玉環子紅紅的臉，牽頭大黑驢，穿過村南的大楊樹林，把牲口撒在南河灘上啃青。大黑驢用嘴撕着河坡的青草，吃的滿香甜；半天，牠揚脖『哇！哇！』地叫喚開。

河灘楊樹林裏坐窩的老鵝，吓得飛出窩，在半空打着圈兒。

玉環子慌忙地拍了驢脊梁一下，跑上一個高土崗兒，翹着脚吹起哨子。

『鳴！鳴！』

清脆的哨子聲，和老鵝聲混在一起；隨着清早的風，慢慢飄散。不會兒，河灘上牛脚秣稽拍子，都吱扭扭地開了。組員們扛鋤跑出來。

淘氣兒氣喘喘地，腳沒站穩就催促：

『日頭快起山哩，快走唄！』

組員耿長福摸索着小綠煙嘴，說：

『瞧你肚子裏攔不了二兩油，咱組還有十八畝夜潮地，秋林組還二十畝出頭呢，忙啥？』

『那鑽秋（註）比鋤的紅旗，貼準是咱組的咧！』

『先別給自個兒念喜歌吧！』玉環子微笑着，露出一排嫩棒子粒似的門牙，她靜靜地瞧耿大夥說。『比鋤奪紅到了尾巴尖上啦，二十四拜還剩一拜，大夥加把勁……』

『櫻桃好吃樹難栽，』耿長福插嘴說。『要想拿狀元紅旗，還得鋤桿上下狠勁兒。』

玉環子說：『別閒扯哩，走吧！』

大夥剛邁步，耿長福縫着眼問：

『青山哩？』

玉環子朝四外瞅瞅，看不見青山。小淘氣小嘴一張說：

『環子姐！秋後和青山哥結了親，得好好擰他，淨誤工。』

（註）務第四遍青時，叫鑽秋。

姑娘們嘻嘻地笑彎了腰；青山大嗓門兒，從河灘傳來：

『這小淘氣，碎嘴道舌的淨是事！』

淘氣歪脖子一瞅，青山正提個水罐子，大步地趕過來，小淘氣兒撒腿就跑，青山在後邊緊蹣蹣腳。

淘氣跑的一溜煙，在拐彎的岔道口上，差點和上工的秋林撞個滿懷，秋林一閃身，讓淘氣跑過去。

淘氣站住腳，翻着黑眼珠假威風：

『走道瞅天，等天上掉元寶哪！』

『有能耐別耍貧嘴，』秋林笑着說。『拿狀元紅旗。』

淘氣兒嘖嘖樂了，小脖子一挺：

『沒跑兒，紅旗準是我們組的。』

『小心點，風大了閃舌頭。』

秋林組不知那個尖嗓門的姑娘，喊了一聲，招得兩組人都笑起來。大清早，這笑聲，像嬉鬧蹦跳的南河，濺起嘩嘩的水花聲……

南河南岸，一水棒子地。

玉環子組十八畝棒子地，緊靠着河灘。三伏天，棒子正灌漿打苞，高粱正揚花吐穗；玉環子棒子地裏，一縷縷的花紅綫，剛滋出青皮，隨着南風搖擺。

玉環子組地東邊，是石老歪三畝多晚棒子，青稈又細又矮，風一颳，葉子稀里嘩啦亂響。

淘氣躡着青草裏的露水，到地邊上，瞧着石老歪的棒子地，數落開耿長福編的數來寶：

……青稈比得上蔴稈稈，

嘩啦啦的葉兒迎風飄。

開春勸他來入組，

縫縫着眼珠兒把頭搖。……

還沒數落完，玉環子跑上來：

「淘氣兒，別胡數咧！」說完，朝後邊一擺手：「快點走吧，日頭冒嘴兒啦！」

組員們跑上來，拿青草擦擦鋤背，分開棒子壟。突然，在梗界相連的棒子地裏，有人「唉！」了一聲，隨後是悶鋤擦地皮的聲音。

『誰？』青山的聲音。

棒子葉兒一陣響，探出個腦袋來說：

『我……老歪……』

『咋這老早就上地咧？』石大娘呢？』玉環子問。

老歪嘴唇動兩下，瞧瞧大夥，把到嘴邊的話，又嚥下去，轉個口氣說：『早上地早歇，晚上地晚歇，揸着抱着一般重。』說完，石老歪雙手撒開棒子葉兒，『嘩啦』下子，綠葉合在一起……

『別呆閒哩！』青山急的眼發藍。『入壟吧！』

玉環子哨子一聲響，組員們一字長蛇陣，鑽進棒子地，小伙子、姑娘塌下腰，飛快地拉開小鋤。玉環子說：『你們先耨，我一會兒就回來。』說着扛着小鋤到老歪地邊上，喊：

『老歪叔！看我的鋤頭要掉。』

石老歪鑽出來，光着膀子，渾身熱汗，他半笑着說：

『真是，二十歲的大閨女哩，連個鋤都擺弄不好。』

玉環子把鋤給老歪，老歪用手搖了搖鋤頭說：

『這不是挺結實嗎？』

『鋤倒是挺結實，我叫大叔有兩句話說。』玉環子一笑，臉上湧起兩個小窩兒。

『……剛才瞧您，像有啥難題兒……』

『沒……沒啥，』他說着心跳得要從嗓子眼兒蹦出來。

『那石大娘呢？』

老歪結結巴巴地半天：

『她……她躺炕上啦！』

玉環子渾身一抖落，手裏的小鋤落了地，定了定神兒，她半信半疑地問：『前兩天

下地，我看肚子還沒鼓……』

『唉！老早你大娘就揣上啦……』石老歪點起鍋子煙，噴着青煙說。『她性子好

強，怕村裏背後說你大叔沒能耐，還得讓雙身子的媳婦下地，就纏上幾尺白布……今個

黑夜鬧小肚子疼……』

『接生員來了唄？』玉環子急着追問。

『組裏的莊稼都榜四遍，我三遍剛開頭……還請啥接生員，村裏有的是老娘婆。』

說着他磕磕煙袋想走。玉環子攔住他：『老歪叔，等會兒吧，我馬上就回來。』

玉環子攏着兩隻小辮，跑到一棵大柳樹下，吹起銀亮的哨子：『嗚！』『集合哩！』『啥事？』青山前腳剛出壠就問。

玉環子安靜地瞧瞧大夥兒，把鬢角的一縷頭髮，貼在耳朵上，把剛才的事，說個一清二楚。末後她提高聲調說：

『事就一件，咱組出個人，上西莊子替老歪叔請接生員去！』

樹根下靜的像灘水兒，漫地的野蠅蠅兒叫得煩人。

沉了會兒，青山說：『比鋤耨紅正到火頭上，眼瞅秋林組要開上來，這時候往外撤人，幫單幹戶……我不同意。』

耿長福摸着小綠煙嘴，眨眉哆嗦眼地說：『一個蘿苣頂一個坑，眼下人手緊，還幫……誰讓他不要加互助組。』

玉環子兩條黑亮的眉毛，鳥翅一樣的飛起來：

『大夥都記得吧！去年臘月備耕會議上，黨支部書記老奎說的，「組員要在各樣事兒裏幫助、教育單幹戶，把他們引上合作的道路……」』玉環子胸脯一起一伏，她換了口氣說：『比鋤耨紅旗也是爲了多打糧食，不是爲桿子紅旗，大夥掂掂那個重吧！』

『組長說的對！』大夥兒一個聲音，淘氣兒挑着嗓門喊：『贊成！』

玉環子朝青山一掃，青山半低着頭，耿長福緊摸着小煙嘴兒。玉環子鄭重地說：

『少數服從多數，贊成……』

忽啦一下，大夥都舉起手來，像一片矮樹叢子。耿長福朝四周瞅瞅，也慢吞吞地舉起手來。

青山大嗓門地說：『我轉不開磨！』

玉環子瞧了青山一眼，下着命令：『青山留在這兒！』她又瞧瞧大夥，嬉皮笑臉地說：『大夥加把勁，讓紅旗飄在……』

青山沉着臉，跟在環子後面，來到老歪跟前。

玉環子問：『老歪叔，紅膘馬在家哪？』

『幹啥？』老歪不安的眼光，打腦瓜頂瞧到脚跟，他聲調不自然地說。『倒是在家，老沒餵夜草，馬掉膘啦，瘦骨頭架子一把，怕你……們組使……使不了！』

玉環子笑着，早猜個八九不離十，朝青山說：

『騎咱組「黑傻子」，上西莊子，給石大娘請接生員去！』

『這……還行？組裏奪紅旗正……』老歪嘴角亂動起來。『別爲我一馬勺壞一

鍋！』說完眼珠緊盯着青山塔高的背影。忽然，他臉紅起來，急着喊：

『青山！紅膘馬在槽裏拴着呢！騎着去吧，快當。』

青山頭也不回，大脚板噹噹地要踩亂了石頭。玉環子瞧着青山背影，心裏又是笑又是氣；她扭回身鑽進棒子地。

老歪兩眼像綫拉着，盯着玉環子，一會兒，油黑的棒子稽擋着眼；他眼神落在玉環子組的棒子地上，葉上的露水珠扎他眼，他吧噠着嘴兒，看入了迷。

突然，背後響起一陣急促的蹄子聲，老歪忙一閃身；青山騎着大黑驢，呱噠噠地跑過去。

老歪楞了會兒，直着脖子喊：

『青山，咋不騎紅膘馬……』

青山像沒聽見，拍一下大黑驢的屁股，驢跑起來，不會兒，埋在青紗帳裏，小道上留下一股長煙……

三

日頭壓山了，棒子葉上抹着一縷淡紅光。

玉環子褂子濕個滿透，緊貼在身板上。耿長福滿臉汗珠子，滴嗒滴嗒地砸着腳面。小淘氣兒，直起腰來往四外瞧瞧。突然他尖叫一聲，跳出棒子地，喊：

『秋林哥！地鋤完咧？』

河北岸上走在頭裏的秋林，停住步『嘿嘿』地笑着說：

『不完就收工。』

『真的？』小淘氣覺着受了委屈，洩氣地說。

『誰說瞎話，吃青草長大的。』一個姑娘拉長聲調說：

『你們哪！正月十五貼對子——晚八春咧！』

淘氣滿眼眶淚水，直撞眼皮，二話沒說，鑽棒子地裏去了。背後響起秋林的喊聲：

『要我們組幫個忙嗎？』

玉環子裂嘴兒直笑：『還有少半畝，眨眼就完哩！』

日頭落山，玉環子組也收了工。耿長福吧嚙着小煙袋。小淘氣兒噘着小嘴，連個笑臉也沒有。

石老歪正在地頭上抹大汗，歪着脖子瞅瞅，心裏憋得難受，他顫顫嗦嗦地喊出：

『玉環子！爲我把紅……紅旗都……』

玉環子朝組員們說：『你們下工吧，我幫老歪叔……』

『一塊兒幫老歪叔吧！』組員們一起說。

石老歪看透了陣勢，忙用鋤桿一橫，攔住大夥兒：

『就這三四分地哩，用不着你們幫忙。』

組員們不由分說鑽進壟，小淘氣噉着嘴榜在最頭裏。老歪用仁手指頭抹着眼窩的汗，結巴地說：

『等……秋後還工吧！』

『還啥工！芝麻粒大的地，這就完啦。』

石老歪心裏亂蹦，大汗珠子順胸脯往下淌，他撕着手上磨起的大泡，兩眼不知往哪兒送，他輕聲嘟囔着：

『人多一條心，黃土變成金哪！』

他忘了進壟。

『躲道哩！躲道哩！』

老歪機靈下子，往道旁一跳，瞧是青山回來了；他拿根柳樹條子哄大黑驢，驢上偏腿坐着棗林莊的老娘婆。